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洪 有 豐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洪有豐 著

圖
書
館
組
織
與
管
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九八五)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洪 有 豐

發行者兼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自序

簣土成丘陵。踴步致千里。高基於卑。遠始於邇也。著述之事。古人不苟言之。孔氏之聖。贊易刪詩。修春秋。未嘗自有撰述。至後世始有著作等身之名家。迄於今日。書籍汗牛充棟。著作家車載斗量。似濫於其事。無足重輕矣。而歐美之視國者。謂其文化程度之高下。視其出版界之多寡。可知時異勢遷。執拘墟之見。守往舊之訓。無有當也。夫不輕著述者。爲尊重學術耳。孰知視爲神祕者。反晦其用。普及之效難期。發明之功有待。繼長增高而以光大之者安在乎。是今之推廣著述。與古之慎重著述。其於學術。時各有宜。亦殊塗而同歸也。圖書館於中國尙屬幼稚時期。經有識者之提倡。其關係重要。羣知之矣。然觀吾國圖書館學之譯著。尙寥若晨星。將何以爲取則之資。而求事業之發達。效果之昭著。猶南轅而北轍也。編者未敢曉然自以爲足以語此。然置身吾國圖書館界之一人。對於此專門之事業。亦負輔助誘進之相對義務。而任東南大學圖書館課程。講授數次。親友學者。均以吾國方亟需要於圖書館之研究。懇懇以稿本付印。故忘其固陋。卽允其請。而以災諸梨棗。亦不過爲茲學先致

箕土跼步之勞。自卑邇言之耳。奚著述之足云哉。海內大雅。或不以率爾操觚晒之乎。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安徽績溪洪有豐自序於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

凡例

一本編命名爲圖書館組織與管理者。列舉組織與管理必要之方法。俾讀者皆瞭然於圖書館之建設與運用。而圖書館之效果。得昭著普及於社會。則編者之望也。

一本編權衡輕重爲立言之標準。故篇目之分合。敘述之繁簡。與他種譯著本頗不同。讀者詳之。

一中國圖書館度藏。當以中籍爲多。而晚近譯自歐美。或採及東鄰者。所述方法。未必盡適用於中籍。本編力矯舍本逐末之弊。於中籍處理方法。敘述尤詳。期可有實際之應用也。

一中籍之分類裝訂等問題。近研究圖書館者曾有新意見發表。編者不願爲極端之主張。於舊法亦不欲過爲屏斥。以爲此等問題。殊有參酌之餘地。但憑理想所及。輕事更張。實事必多阻礙。故不敢苟同也。其詳具載編中。

一圖書館學在解決圖書館事業設施上之種種問題。與他種學術有各殊之點。故本編

不欲多爲空泛之理論。武斷之批評。而於關於圖書館學之實事。特廣爲搜集。以餉讀者研究參考之資料。任其自行抉擇。想爲明達之所許乎。

一本編文字但求明白顯暢。易於了解。然蕪雜複沓之弊。在所不免。閱者諒之。

一本編承朱家治江彥雍施廷鏞諸君。爲之參校。殊多匡糾。益友之惠。合附誌焉。

一編者學識譾陋。又羈於職務。倉卒編纂。舛謬殊多。倘荷方家。不吝珠玉。加以指正。尤爲愉感。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目次

自序

凡例

第一章	圖書館學之意義	一
第二章	圖書館與教育之關係	二
第三章	圖書館之沿革	五
第四章	圖書館之種類	一九
第五章	創設與經費	二九
第六章	建築與設備	三五
第七章	館員與職務	六一
第八章	參考部	六五
第九章	選購	七六

第十章	鑒別	九七
第十一章	登錄	一〇一
第十二章	分類法	一〇九
第十三章	編目法	一九三
第十四章	出納法	二二二
第十五章	裝訂修補法	二二九
第十六章	目錄學	二三八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新安洪有豐範五

第一章 圖書館學之意義

圖也者、以目見之有形物。及想像之無形物。寫而狀之。故天地之形勢。萬物之名象。皆以圖爲之表現。書也者、以文字記載事物。故古今中外史蹟學術。皆以書爲之留傳。然圖也、書也。相輔而行。古人有謂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誠至言也。古之學者。左圖右書。未嘗有偏重。後世之學。驚空虛。騁辭說。而圖之用漸荒。典籍之紀。但聞有書。宋鄭漁仲深慨言之。夫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娒尊詁爲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旣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則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旣通。而緬志之源遠矣。此無他。蓋無圖也。現今學崇實際。地理博物等及其他科學之研究。尤未可偏廢也。圖書館者。圖書之府。卽圖書薈萃之所。曩公家稱之曰某閣。如石渠閣、文津閣等。或曰某院。如崇文院等。而私家所稱。大都曰某樓。如鐵琴銅劍樓、傳是樓等。或曰某堂。

某齋、某廬。如萬卷堂、持靜齋、結一廬等。亦有名閣者。如汲古閣等。表面既無圖書二字之表顯。亦未有以館名者。迨戊戌政變。崇尚新學。日本名辭流入中華。始有是稱。至宣統時。頒布圖書館制。而名始著。館之義何居。館、客舍也。有止宿授餐之義。圖書館以庋藏圖書。供衆閱覽爲職志。古人所謂寢饋其中者。揭稱以館。其旨斯顯。揆諸邏輯。名實相符。此其名稱之淵源也。但圖書之功能既如上述。則圖書館所集。無異聚古今碩學鴻儒於一堂。天地萬物形象於一室。吾人苟有所求。均可如願以償。然圖書之在館。猶五金之在礦。愈探愈深。則所得愈多。而貢獻於社會國家也亦重。反之不自採取。不能發顯其功效。故圖書館對於圖書。若何處理。對於閱覽者。若何指導。以及一切事業。若何推廣。若何改進。研究其原理。而應用適當之方法。此種學術。是謂之圖書館學。

第二章 圖書館與教育之關係

欲明圖書館與教育之關係。首在明乎教育維何。教育要點。在增進個人之知能生長。當爲學者所公認。然知能何爲使其生長。胡居仁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處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上得之最多。講論上得之尤速。

思處上得之最深。行事上得之最實。然此爲分別言之。固各有不可偏廢者。試挈其輕重而論之。則吾人知識。強半得之於書。而所資於書者。尤爲先務。雖有講論思處行事所得之知識。若不讀書。則見聞必狹。智慮必淺。況講論思想兩者。不能在虛無空洞之間。而行事之經驗。無主宰判斷之思考能力。所得亦至有限乎。胡氏以最多之功歸之讀書。誠有識者之言也。圖書館爲圖書之海。其於教育關係重要。綜上所述。已可概見。更列舉其與教育各方面之關係以申明之。

一使現受學校教育者得輔助其知能之生長

學生之知識得之於學。學之道匪惟恃教師之教也。蓋教者不過以其所得爲學者之指導。略示門徑。俾自造詣。若囿於所教。不能參互旁證。深求義蘊。固無登峰造極之可期。則其所已學者。亦未必真有逢源自得之功效也。故學生之求學時。當就所學。觸類引伸。精益求精。使疑者決之。狹者廣之。而決之廣之之法。端賴圖書爲參考。

二使已受學校教育者得繼續其知能之生長

凡人既受學校教育之後。若故步自封。保持所學。自謂已足。而不能溫故知新。力求並進。學

業固無向上之功。抑有荒廢之慮。而尤以任教授之職務者爲最要。蓋教者爲學者之導師。若於一種學術無精深之研究。則於咨詢問難時。應付必多謬誤。故闡理暢義。曲徵例證。不可無參考之勞。況際茲學術日新。昔之所學或不適於今。而致陳腐之譏。尤不得不力求增進。增進之道。教材之源。厥惟圖書矣。

三使未曾肄業學校者得增進其知能之生長

未曾肄業學校者。有爲績學宿儒。則於所研究之國故及其他學術。當需圖書以資參稽。至因年齡程度經濟之限制。不獲肄業學校者。更不得不謀增進學識之方。而圖書館可供給其需要。可爲其自修之所。固無論男女老幼。程度深淺。皆可享受其益。昔美國法蘭克林克羅克士幼年失學。賴圖書館以補習。卒成一代偉人。此顯著之事實。故世人目圖書館爲平民大學。良有以也。

由上言之。圖書實具有使教育生生不已之功。而圖書館爲圖書之源泉。與教育之關係。更無待贅言。至於圖書浩如淵海。寒士無力購備。而圖書館可以供給。社會消遣乏所。有墮落人格之危。而圖書館可以陶冶性情。養成高尚思想。尤其餘事也。

第二章 圖書館之沿革

圖書館源於藏書。考諸載籍。周有藏史典簡冊。實已肇其端。秦皇下令焚書。然所焚爲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而非博士官所職者。特愚黔首計耳。蕭何入咸陽。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是秦亦未嘗無藏書也。漢興除挾書之禁。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孝武世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校讐之。七略所奏。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光武中興。篤好文雅。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明章繼軌。親臨講肄。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載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魏晉六朝雖代有鳩聚。然變亂相尋。旋積旋散。隋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至唐開元。藏書最

盛。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唐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採。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元宗命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旣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衛。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尙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

校讐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名曰祕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祕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旣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爲祕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祕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爲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仁哲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

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遼金北起。文獻凋零。遼太宗取晉圖籍。歷象、石經而北去。興宗時編纂史書。道宗時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諸儒臣校讐。金太祖以宋圖書與大軍北還。章宗詔求遺書。置宏文院。譯寫經書。泰和元年廣搜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爲謫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定祕書二人。爲掌經籍之官。是遼金雖起自漠北。而入關以來。亦知搜求典籍。以掩文化之陋也。胡元蹶起。奄有中夏。世祖改經籍所爲宏文院。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括江南諸郡書板及臨安祕書省書籍。詔取杭州等處書籍板刻至京師。文宗立藝林庫。專一收貯書籍。逮有明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入元都。收圖籍。致南京。復詔求四方異書。設祕書監以掌之。永樂時。文淵閣藏書有缺略者。召禮部尙書鄭錫。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更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